



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第二冊

——
政治外交史

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第一冊

政治外交史

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第二冊

政治外交史組 目錄

第一次討論會

壹、論文

劉光華：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

一、提要

二、正文

王家儉：民國元年廣東省的「府會之爭」

一、提要

二、正文

貳、討論

第二次討論會

壹、論文

李本京：雷根亞洲政策及「臺灣關係法」之實施

一、提要

二、正文

目錄

陳三井：中國派兵參加歐戰之交涉

一、提要

九七

二、正文

九八

貳、討論

一一八

第三次討論會

一三九

壹、論文

一四〇

張水木：從北伐到抗戰時期之中德關係

一、提要

一四〇

二、正文

一四一

吳圳義：從緬甸戰場看抗戰中期的中英關係

一、提要

一八八

二、正文

一八九

貳、討論

二〇四

第四次討論會

二一一

壹、論文

二一二

李雲漢：有關西安事變幾項疑義的探討

一、提要

二一二

二、正文

二一三

貳、討論

二二八

第五次討論會.....二四一

壹、論文.....二四二

陶希聖：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論

一、提要.....二四二

二、正文.....二四三

貳、討論.....二六五

第六次討論會.....二七三

壹、論文.....二七四

邵玉銘：馬歇爾使華再評估

一、提要.....二七四

二、正文.....二七五

魏良才：馬歇爾與國共和談

一、提要.....二八三

二、正文.....二八四

貳、討論.....二九五

第七次討論會.....三一

壹、論文.....三一

林徵祁：先總統 蔣公與聯合國之創立

一、提要.....三一

二、正文

三一四

張忠棟：胡適使美的再評價

一、提要

三三五

二、正文

三三六

貳、討論

三六〇

第八次討論會

三七三

壹、論文

三七四

薄慶玖：光復後臺灣省縣市地方自治之演進

一、提要

三七五

二、正文

三七五

胡春惠：中華民國對韓、印、越三國獨立運動之貢獻

一、提要

四二二

二、正文

四二四

貳、討論

四四六

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 第二冊

政治外交史組

第一次討論會

時間：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二時至三時三十分

地點：臺北市陽明山中山樓三樓川廳

召集人：林明德先生

報告人及報告題目：

劉光華先生：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

王家儉先生：民國元年廣東省的「府會之爭」

評論人：周道濟先生

張玉法先生

出席人：（略）

紀錄人：陳曼玲小姐

壹、論 文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

劉光華

一、提 要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Social Equity)觀念，是其政治理念中極其重要的部份，且為其中之中心價值。社會公平既是中山先生發動革命的原始動機，也是其三民主義的終極理想。由於中山先生本人並沒有將此一觀念用「概念化」的方式明白標示出來，因此一直沒有受到許多研究中山先生學說思想者應有的注意，以致長久以來，湮沒不彰，有待發揚。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基本上反對西人達爾文所提倡的「天演競存，自然淘汰」之說，認為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係野蠻物質之進化，人類應本乎「公理良知」，盡人所能，改良社會之組織，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

基於社會公平觀念，中山先生認為，在民族主義方面應發揚人道主義、公理觀念及王道思想，使民族在國際之間不受強權壓制，在國家內部不受他族壓制。在民權主義方面，個人應在立足點的眞平等的基礎上，發揮所長，「以先知覺後知」，服務、互助、盡己、利人；國家應將人民與政府、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清楚，求其平衡。在民生主義方面，應求均富，反對列強剝削，防止貧富不均。

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在其論著、演講、宣言及談話中，已轉化而成吾人所熟悉的種種政策主張，並為今日公共政策過程中的最高指導原則。

二、正文

(一) 前言

在中山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說思想中，吾人以其社會公平 (Social Equity) 觀念爲題，加以探究，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觀點。首先，吾人認爲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是其政治理念中極爲重要的一項價值，這項價值是可以貫穿其全部學說思想和畢生革命事業的。其次，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雖然如此重要，可是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却始終很少受到學者們應有的重視，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第三，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在現代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應仍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可以作爲公共政策的價值依歸和終極理想。以上這三個觀點，可以說是本文的假設前提，也是吾人探究此一問題的主要動機。關於第一和第三兩個觀點，留在本文第二、三、四部份析述，這裏僅就第二個觀點和中山先生社會公平觀念的意義，先予說明。

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之所以沒有受到研究中山先生學說思想的學者應有的重視，吾人以爲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層原因所造成。其一，中山先生本人在其有關三民主義之論著、演講、宣言及談話之中，雖然經常流露出極爲濃厚的社會公平觀念，可是「形之而不察焉」，始終沒有將此一理念用某一概念化的名詞明白地標示出來。後人研究他的學說思想，於融會貫通之中，或許於此有深刻的體會或認識，但是由於中山先生自己沒有明白標示此一觀念，自無強作解人之必要。何況有關社會公平的價值理念，事實上已經隱藏在自由、民主、平等、均富等其他政治理念之中，注意到這些理念表面的價值，其中真正的價值自然容易因被掩蓋而忽略掉了。其二，國人雖受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薰陶，可是自傳統政治社會中承襲而來的逆來順受的習性，一時不易完全排除，除非個人忍無可忍，起而抗爭，多數人對於整體社會的公平觀念，很少主張，或是給予應有的重視；其中容或有少數有識之士，注意及此，或許孤掌難鳴、或許聲音微弱，也很

少引起若何顯著的反響。影響所及，社會公平即使是現代社會倫理道德重要的一環，可是在國人許多探討倫理道德的著作中，却很難得發現有關這一方面的篇章。由是可見，作為中山先生政治理念中重要價值的社會公平觀念，在吾國現代政治社會中，湮沒不彰，有待發揚。

何謂「社會公平」？中山先生既未明白標示此一名詞，自然不會提出若何定義或解釋。不過吾人若詳釋中山先生民國元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上海中國社會黨以「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為題所作的演講的講詞內容，將可看出，中山先生當時已經具有相當具體的社會公平觀念，其中說明社會主義涵義及批評達爾文進化論的幾段話，實可視為他對「社會公平」所作的界定和解釋。他在這篇演講詞中，開宗明義就說：

「社會主義之名詞，發於十九世紀之初，其概說既廣，其定義自難。特此種主義，本我人類腦中應具之思想。不滿意於現社會種種之組織，而思有以改良，於是乎社會主義之潮流，得應時順勢，而趨向於我人之腦海，種種社會主義之學理，得附社會主義之名詞，而供我人之研究討論矣。」（註一）

接着又說：

「社會學與社會主義固自有別，其研究社會之起原及社會之變遷種種之狀態現象，皆屬於社會學之範圍。至若社會主義，一言以蔽之，曰社會生計而已矣。其主張激烈，均分富人之貲財者，於事理上既未能行，於主義上亦未盡合，故欲主張平均社會生計，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以達此社會主義之希望。」（註二）

在批評達爾文的進化論時則說：

「循進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爲，社會主義實爲之關鍵。動物之強弱，植物之榮衰，皆歸之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進化學者遂舉此例，以例人類國家，凡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故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爲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爲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爲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

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張，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而以和平慈善，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其主張均分富人之資財，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實則一時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註三）

所謂「另作他圖」，則是指實施「土地、鐵路、郵政、電氣、礦產、森林皆爲國有」的「集產社會主義」（按：這是中山先生早先的看法，後來他即將若干社會主義的主張融合於其民生主義之中），放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主義」。因爲，「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於極端，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在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爲過量之需」，「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牴觸」。因此他指出國人不應放棄今日應負的責任，他說：

「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以盡我人之本分。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爲今日唯一之要圖。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爲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而失業小民，務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斯則社會主義之精神，而和平解決貧富之激戰矣。」（註四）

由上所述，可知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簡單地說，即是指「平均社會生計」；深入地說，即是指本諸天賦良知，盡己之力，改良社會組織，以補救天演缺憾而言。以下即進一步就中山先生社會公平觀念的價值、內涵，及由此轉化而成的政策主張，作一歸納式的析述，以印證吾人前述之三項基本觀點。這也就是本文的研究主旨和主要內容。

（二）中山先生社會公平觀念的理念價值

吾人認爲，中山先生社會公平觀念的理念價值，約有兩端：其一，社會公平是中山先生發起革命的原始動機；其二，社會公平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終極理想。何以見得，細繹中山先生的論著、演講、宣言及談話，即可印證此一說法。

中山先生於民國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倡言革命，石破天驚，其主要動機即是爲了「平其不

平」。當時最主要的政綱即是「驅逐韃虜」，何以必欲「驅逐韃虜」？這在中山先生民前八年（一九〇四）秋在美國所發表的「支那問題真解」一文中，有所解答。中山先生在該文中指出，「韃虜政府」毒虐中國二百六十餘年，其最慘酷而令人不平之事，共有十端：

- (一) 虜據政府以自利，而非以利民。
- (二) 阻止民人物質思想之進化。
- (三) 馭吾人如隸圉，而盡奪一切之平等權及公權。
- (四) 侵害我不能售與之生命權及財產自由權。
- (五) 容縱官吏以虐民而朘削之。
- (六) 禁制吾人之言論自由。
- (七) 定極不規則之稅則，而不待民人之認可。
- (八) 用極野蠻之刑以對囚犯，逼供定罪。
- (九) 不由法律而可以剝奪吾人之權利。
- (十) 放棄其責任為吾人所託生命財產者。」（註五）

後來，在民國元年十月在上海對中國社會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時，中山先生又說：

「我所抱之唯一宗旨，不過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於平而已矣。滿清以少數人壓制我多數漢人，故種族革命以起；專制政體以一帝王壓制我多數人民，故政治革命以起。至社會革命，原起於少數大資本家之壓制多數平民耳。在各國貧富之階級，相差甚遠，遂釀成社會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勢。在我國之大資本家尚未發生，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然而物質文明，正企業家縱橫籌展之時，將來大資本家之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與其至於已成之勢而思社會革命，何如防微杜漸而弭此貧富戰爭之禍於未然乎？」（註六）

同年九月，在北京五族共和進會西北協進會演講，也同樣說：

「徵之歷史，世界革命有因種族而起，有因政治而起。（中略）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則？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占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制其他四族。滿洲爲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其種族不平等，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于平等。」（註七）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中山先生親撰「三民主義」一文，也說明革命「乃所以破除人類之不平等」，他說：

「夫世界古今何爲而有革命？乃所以破除人類之不平等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之時義大矣哉。滿洲以一游牧部落之少數人，而征服漢族四萬萬人，壓制之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此天下之至不平之事；而漢族人民欲圖種族之生存，不得不行民族主義者也。專制君主，本弱肉強食之獸性，野蠻爭奪之遺傳，以一人而享有天下，視億兆爲臣僕，生殺予奪，爲所欲爲，此人類之至不平也；而人民欲圖平等自由，不得不行民權主義者也。自工業革命之後，用機器以代人工，生產之力陡增，而歐美工業發達之國，有富者日富、貧者日貧，遂生出資本家之專制。孔子曰：『天下不患貧，而患不均。』是今日歐美文明先進之國，其民族、民權兩問題皆已解決矣，惟民生問題則日陷於苦境。資本則日虞生產過盛，苦於消場；工人則俯仰不給，罷工要值。貧富懸殊，競爭日劇。是知欲由革命以圖國治民福者，不得不行民生主義也。」（註八）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四日，中山先生在桂林廣東同鄉歡迎會上，以「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爲題演講，也申明三民主義在反對「種族」、「君主」及「富人」的「壓制」。他說：

「民族主義，即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民族絕不能爲他種族所壓制，如滿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餘年，我漢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義也。民權主義，即人人平等，同爲一族，絕不能以少數人壓多數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奴隸臣民也。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註九）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二十三日，中山先生在廣州演講，更明白指出，三民主義「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首先，他說：四萬萬漢人，「不但是受滿清的壓迫，並且受英、法、德、俄、美、日諸列強的壓迫。」先知先

覺的人，推究滿漢的界限，爲什麼漢人總是受滿人的壓迫，做滿人的奴隸？「便發生極不平的思想，漸漸宣傳，推廣到全國，四萬萬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平的。古人說：『不平則鳴』，所以全國便要把這個不平來打平它，用極大的犧牲精神趕走滿人。」另外，「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地位有不平，中國人便應革外國的命。」如今因爲知道滿人和漢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發起辛亥革命，且已成功，故民族主義的目的便是「對外國人打不平」的。（註一〇）其次，又說「民族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他說：

「國內有甚麼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僚的專制，四萬萬人還是不能管國事，還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像這樣壓迫的不平，和外國人來壓迫也是一樣。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爲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這種不平的專制，和外族來專制是一樣。所以對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國內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註一一）

接着又指出，民生主義「是對資本公司打不平的」。不過民生主義是近來才發生的，他說：

「在幾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幾十年以來，工業發達太過，一切工作，都是用機器代手工。……一個機器做的工，可以代幾百人。機器越多，出的貨物越多，賺的錢也越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因爲機器的生產，故生出貧富極大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便發生民生主義。從前說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公司打不平的。因爲有了機器，生出了極大的資本公司，國內無論甚麼事，都被資本公司壟斷。富人無所不爲，窮人找飯吃的方

法都沒有；故發明民生主義，爲貧富的不平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這種主義，近來在外國很盛行，漸漸傳到中國。」（註一二）

最後，中山先生勉勵聽演講的湘軍說：

「諸位將士聽到這裏，便知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很容易明白的。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

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軍的責任，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才可以做革命軍。」（註一三）

稍後不久，三月十日，中山先生在廣州對東路討賊軍演講「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還是重申前說：

「所以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民主義，都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便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打不平的呢？是對富人打不平的。如果三民主義能够眞實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大家便是很安樂的國民。但是現在民窮財盡，沒有那一件事是公平的，所以大家便受非常的痛苦。我們要把這種痛苦世界，超度到安樂世界，所以大家還要奮鬥，去打不平。」（註一四）

接着四月初，中山先生在廣東女子師範學校演講，以「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爲題，也告訴女子師範的學生，要講究宣傳方法，拿「打不平」的道理，告訴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註一五）

由以上所引中山先生論著和演講的內容看來，則所謂「平其不平」和「三民主義一貫的道理是打不平的」等說法，皆已證實，社會公平既是其發起革命的原始動機，也是其三民主義的終極理想，應無疑義。

（三）中山先生社會公平觀念的內涵

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在其三民主義之中，表現出不同的內涵。其在民族主義方面所表現者，以「反壓迫」爲主，對內反對滿清歧視漢人，對外反對列強壓制中國。因此，他對國內主張「人道主義」，對外提倡「王道思想」。其在民權主義方面所表現者，則是講求「眞平等」，希望人人各盡所能以及政府的權力要均衡。其在民生主義方面所表現者，則是追求「均富」的理想，既要防止貧富不均，還要注意社會安全。「反壓迫」是基於「正義」觀念，所追求的是民族地位的公平。「眞平等」是由「平等」觀念而來，所講究的是才能的公平和權力的公平。「求均富」是從分配社會化的觀點出發，要求分配的公平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平等」和「分配」，都以「公平」爲中心價值，故都可以視爲社會公平觀念的內涵，而由社會公平觀念整個貫穿起來。

(一) 社會公平觀念在民族主義方面的內涵

中山先生的社會公平觀念中，其「反壓迫」的主張，主要是植基於「民族正義」觀念。認為一個民族若缺乏「正義精神」，必將受他人之欺凌，而終至於滅亡。（註一六）這種「民族正義」，表現在對內，則是「人道主義」的社會觀；表現在對外，則是「王道思想」的外交觀。

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十月，在上海中國社會黨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時，曾指出，社會主義即是人道主義，而社會主義最得博愛精神。（按：這是中山先生對溫和的社會主義的理解，他對激烈的社會主義，看法並非如此）他說：

「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衆，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近似博愛也者，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社會主義之博愛，廣義之博愛也。社會主義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日上，莫不被其澤惠，此社會主義之博愛，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註一七）

因此中山先生主張着手探究人類致苦的原因，為人類謀幸福。他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三日在日本東京對留學生全體演講，即申明此義，鼓勵學生應立志求真正的學問，為國家謀幸福，認為今天的社會注重人道，不重相爭，才真正合乎人道主義，他說：

「當此建設之始，需才孔急。量才器用，各盡其長；大才有大用，小才有小用；只要有真正學問，不愁沒用處的。況且破壞事業，已告成功，從前希望，均已達到。將來之希望，即是建設事業，正好安心在日本留學；用數年工夫，求數年學問，以為建設之用。在此留學諸君，須要立一種決心，就是從前學生，一種犧牲性命的心。此種決心求學，將來成就，正未可量。迨學成學問，為中華民國求幸福，非為一人求幸福。必須存犧牲自己個人之幸福，以求國家之幸福的心志，社會始可改良。……」

學問志願，兩種並行；有學問而無志願，不徒無益，而反有害。諸君志願，須求大家之利益，辦大家之事業，

不必計較私人之利害。究竟大家享幸福，大家得利益，則我一人之幸福之利益，自然包括其中。此之謂人道主義，社會主義。

從前學說，準物質進化之原則，闡發物競生存之學理。野蠻時代，野獸與人類相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弱者劣者，自然歸於天演淘汰之例。故古來學說，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顧大家之利益。今世界日進文明，此種學理，都成野蠻時代之陳談，不能適用於今日。今日進於社會主義，注重人道，故不重相爭，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註一八）

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植基於博愛精神的人道主義，其實就是社會公平觀念，希望將博愛精神擴大到整個民族和社會。

從來研究國際問題者，多認為國際間只講利害得失，不問道義是非；達爾文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觀念，幾乎支配了現代的國際政治。中山先生則主張國際之間必須講求道義，使公理戰勝強權，世界才可以獲得真正的和平。他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批評歐洲人的世界主義說：

「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武力就是公理，這是以打得勝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勝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

」（註一九）

中山先生心目中的「道義」和「公理」，就是後來他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一月，在日本神戶高等女校對日本人演講「大亞洲主義」時，所標榜的「王道思想」。

在這次演講中，中山先生先指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他說：

「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就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註二〇）